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三十

史部

宋史卷四百二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六十一

陳敏

張詔

畢再遇

安丙

楊巨源 李好義

陳敏字元功贛之石城人父皓有才武建炎末以破贛賊李仁功補官至承信郎敏身長六尺餘精騎射積官

至忠靖郎以楊存中薦擢閤門祗候時閩地多寇殿司  
兵往戍率不習水土至是始募三千兵置左翼軍以敏  
為統制漳州駐劄敏按諸郡要害凡十有三處悉分兵  
扼之盜發輒獲贛州齊述據城叛嘯聚數萬將棄城南  
寇敏聞之曰贛兵精勁善走嶮若朝廷發兵未至萬一  
奔衝江湖閩廣騷動矣不俟命領所部馳七日徑抵贛  
圍其城踰月朝廷命李耕以諸路兵至破之累功授右  
武大夫封武功縣男領興州刺史召赴闕高宗見其狀

貌魁岸除破敵軍統制尋丁母憂詔起復以所部駐太平州紹興三十一年金主亮來攻成閔為京湖路招討使以敏軍隸之升馬司統制軍于荆漢間敏說閔曰金人精騎悉在淮汴都必無守備若由陳蔡徑擣大梁潰其腹心此救江淮之術也不聽從閔還駐廣陵時金兵尚未渡淮敏又說閔邀其歸師復不聽敏遂移疾歸姑孰孝宗即位張浚宣撫江淮奏敏為神勁軍統制浚視師改都督府武鋒軍都統制朝廷遣李顯忠北伐浚欲

以敏偕行敏曰盛夏興師非時且金人重兵皆在大梁  
我客彼主勝負之勢先形矣願少緩浚不聽令敏屯盱  
眙顯忠至符離果失律敏遂入泗州守之金人議和詔  
敏退守滁陽敏請於朝謂滁非受敵之所改戍高郵兼  
知軍事與金人戰射陽湖敗之焚其舟追至沛城復敗  
之乾道元年遷宣州觀察使召除主管侍衛步軍司公  
事居歲餘敏抗章曰久任周廬無以效鷹犬况敵情多  
詐和不足恃今兩淮無備臣乞以故部之兵再戍高郵

仍請更築其城乃落常階除光州觀察使分武鋒為四軍升敏為都統制兼知高郵軍事仍賜築城屯田之費敏至郡板築高厚皆增舊制自寶應至高郵按其舊作石碓十二所自是運河通泄無衝突患四年北界人待旺叛于漣水軍密款本朝稱結約山東十二州豪傑起義以復中原上以問敏敏曰旺欲假吾國威以行劫爾必不能成事願勿聽適屯田統領官與旺交通旺敗金有間言上知非敏罪乃召敏為左驍衛上將軍言事者

議欲戍守清河口敏言金兵每出清河必遣人馬先自上流潛渡今欲必守其地宜先修楚州城池蓋楚州為南北襟喉彼此必爭之地長淮二千餘里河道通北方者五清汴渦潁蔡是也通南方以入江者惟楚州運河耳北人舟艦自五河而下將謀渡江非得楚州運河無緣自達昔周世宗自楚州北神堰鑿老鸛河通戰艦以入大江南唐遂失兩淮之地由此言之楚州實為兩朝司命願朝廷留意及是再出守高郵乃詔與楚州守臣

左祐同城楚州祐卒遂移守楚州北使過者觀其雉堞  
堅新號銀鑄城以歸正人二百家逃歸降授忠州團練  
使罷為福建路總管改江西路總管贛州駐劄月餘朝  
廷命往福州揀軍又命還豫章教閱江西團結諸郡人  
馬俄提舉佑神觀仍奉朝請繼復蘄州防禦使再除武  
鋒軍都統制兼知楚州復光州觀察使以疾卒特贈慶  
遠軍承宣使

張詔字君卿成州人少隸張俊帳下積功守和州嘗被



旨介聘一日金人持所繪祐獻二陵像至館中皆北地服詔向之再拜館者問之答曰詔雖不識其人但龍鳳之姿天日之表疑非北朝祖宗也敢不拜孝宗聞而喜之由是驟用紹熙五年除興州都統制兼知興州代吳挺慶元二年趙彥逾帥蜀以闕外去興元遠緩急恐失事機復請分東西為二帥詔遂兼西路安撫司公事先是趙汝愚為從官時每奏吳氏世掌蜀兵非國家之利請以張詔代領武興之軍蓋汝愚之意欲以吳曦為文

臣帥以杜他日握兵之漸而未及行也汝愚既知樞密院力辭不拜白於光宗曰若武興朝除帥則臣夕拜命上許之乃以詔為成州團練使興州諸軍都統制詔在興州甚得士心六年卒郭杲代之

畢再遇字德卿兗州人也父進建炎間從岳飛護衛八陵轉戰江淮間積階至武義大夫再遇以恩補官隸侍行馬司武藝絕人挽弓至二石七斗背挽一石八斗步射二石馬射一石五斗孝宗召見大悅賜戰袍金錢開

禧二年下詔北伐以殿帥郭倪招撫山東京東遣再遇  
與統制陳孝慶取泗州再遇請選新刺敢死軍為前鋒  
倪以八十七人付之招撫司尅日進兵金人聞之閉權  
場塞城門為備再遇曰敵已知吾濟師之日矣兵以奇  
勝當先一日出其不意孝慶從之再遇饗士卒激以忠  
義進兵薄泗州泗有東西兩城再遇令陳戈旗舟楫於  
石匣下如欲攻西城者乃自以麾下兵從陡山徑趨東  
城南角先登殺敵數百金人大潰守城者開北門遁西

城猶堅守再遇立大將旗呼曰大宋畢將軍在此爾等

中原遺民也可速降旋有淮平知縣縋城而下乞降於

是兩城皆定郭倪來饗士出御寶刺史牙牌授再遇辭

曰國家河南八十有一州今下泗兩城即得一刺史繼

此何以賞之且招撫得朝廷幾牙牌來固辭不受尋除

環衛官倪調李汝翼郭倬取宿州復遣孝慶等繼之命

再遇以四百八十騎為先鋒取徐州至虹遇郭李兵裏

創旋問之則曰宿州城下大水我師不利統制田俊邁

已為敵擒矣再遇督兵疾趨次靈壁遇孝慶駐兵于鳳  
凰山將引還再遇曰宿州雖不捷然兵家勝負不常豈  
宜遽自挫吾奉招撫命取徐州假道於此寧死靈壁北  
門外不死南門外也會倪以書抵孝慶令班師再遇曰  
郭李軍潰敵必追躡吾當自禦之金果以五千餘騎分  
兩道來再遇令敢死二十人守靈壁北門自領兵衝敵  
陣金人見其騎呼曰畢將軍來也遂遁再遇手揮雙刀  
絕水追擊殺敵甚衆甲裳盡赤逐北三十里金將有持

雙鐵簡躍馬而前再遇以左刀格其簡右刀斫其脇金  
將墮馬死諸軍發靈壁再遇獨留未動度軍行三十餘  
里乃火靈壁諸將問夜不火火今日何也再遇曰夜則  
照見虛實晝則煙埃莫覩彼已敗不敢迫諸軍乃可安  
行無虞汝輩安知兵易進而難退邪還泗州以功第一  
自武節郎超授武功大夫除左驍衛將軍於是丘密代  
鄧友龍為宣撫使檄倪還維揚尋棄泗州命再遇還盱  
眙遂知盱眙軍尋改鎮江中軍統制兼守如故以鳳凰

山功授達州刺史其冬金人以騎步數萬戰船五百餘艘渡淮泊楚州淮陰間宣撫司檄再遇援楚遣段政張貴代之再遇既去盱眙政等驚潰金人入盱眙再遇復定盱眙除鎮江副都統制金兵七萬在楚州城下三千守淮陰糧又載糧三千艘泊大清河再遇諜知之曰敵衆十倍難以力勝可計破也乃遣統領許俊間道趨淮陰夜二鼓銜枚至敵營各携火潛入伏糧車間五十餘所聞哨聲舉火敵驚擾奔竄生擒烏庫哩帥勒富察兀

收等二十三人金人復自黃狗灘渡淮渦口戍將望風

遁濠滁相繼失守又破安豐再遇謂諸將曰楚城堅兵

多敵糧草已空所慮獨淮西耳六合最要害彼必并力

攻之乃引兵赴六合尋命節制淮東軍馬金人至竹鎮

距六合二十五里再遇登城偃旗鼓伏兵南土門列弩

手土城上敵方臨濠衆弩俱發宋師出戰聞鼓聲城上

旗幟並舉金人驚遁追擊大敗之金萬戶完顏布拉都

千戶泥灰古等以十萬騎駐成家橋馬鞍山進兵圍城



數重欲燒壩木決壕水再遇令勁弩射退之既而赫舍哩都統合兵進攻益急城中矢盡再遇令人張青蓋往來城上金人意其主兵官也爭射之須臾矢集樓牆如蝟獲矢二十餘萬赫舍哩引兵退已乃益增兵環城四面營帳亘三十里再遇令臨門作樂以示閒暇而間出奇兵擊之敵晝夜不得休乃引退再遇料其且復來乃自提兵奪城東野新橋出敵之背金人遂歸去追至滌大雨雪乃旋獲騾馬一千五百三十一鞍六百衣甲旗

幟稱是授忠州團練使三年除鎮江都統制兼權山東  
京東招撫司事還至揚州除驍衛大將軍金圍楚州已  
三月列屯六十餘里再遇遣將分道撓擊軍聲大振楚  
圍解兼知揚州淮東安撫使揚州有北軍二千五百人  
再遇請分隸建康鎮江軍每隊不過數人使不得為變  
更造輕甲長不過膝披不過肘兜鍪亦殺重為輕馬甲  
易以皮車牌易以木而設轉軸其下使一人之力可推  
可擊務便捷不使重遲敢死一軍本烏合亡命再遇能

駕馭得其用陳世雄許俊等皆再遇所薦張健雄恃勇  
桀驁再遇狀其罪於朝命以軍法戮之諸將懾服嘉定  
元年除左驍衛上將軍和好成累疏乞歸田里賜詔不  
允除保康軍承宣使降詔獎諭尋令帶職奏事提舉佑  
神觀六年提舉太平興國宮十年以武信軍節度使致  
仕卒年七十贈太尉累贈太師謚忠毅再遇姿貌雄傑  
早以拳力聞屬時寢兵無所自見一旦邊事起諸將望  
風奔竄再遇威聲始著遂為名將云

安丙字子文廣安人淳熙間進士調大足縣主簿秩滿  
詣闕陳蜀利病十五事言皆剴切丁外艱服除辟利西  
安撫司幹辦公事調曲水丞吳挺為帥知其才邀致之  
改秩知新繁縣丁內艱服除知小溪縣通判隆慶府嘉  
泰三年郡大水丙白守張鼎發常平粟振之尋又鑿石  
徙溪自是無水患知大安軍歲旱民艱食丙以家財即  
下流糴米數萬石以振事聞詔加一秩開禧二年邊事  
方興程松為四川宣撫使吳曦副之丙陳十可憂於松

繼而松開府漢中道三泉夜延丙議丙又為松言曦必  
誤國松不省蓋丙嘗為其父客素知曦既而曦奏丙為  
隨軍轉運司居河池時梁洋義士方襲取和尚原旋為  
金人所奪守將棄甲而走十一月戊子金人攻湫池堡  
破天水繇西河入成州師潰曦置不問金人肆掠關外  
四州如踐虛邑軍民莫知死所曦已潛遣其客姚淮源  
交金人至是曦還興州畱丙魚關已而檄還武興十二  
月丙寅金人持其詔及金印至置口曦密受之宣言使

者欲得四州以和馳書諷松去癸酉曦受金詔稱蜀王  
勝諭四川三年正月甲午曦僭號建官稱臣於金以其  
月為元年改興州為興德府以丙為中大夫丞相長史  
權行都省事先是從事郎錢鞏之從曦在河池嘗夢曦  
禱神祠以銀杯為玦擲之神起立謂曦曰公何疑公何  
疑後政事已分付安子文矣曦未省神又曰安子文有  
才足能辦此鞏之覺心異其事具以語曦事既熾丙不  
得脫度徒死無益陽與而陰圖之遂與楊巨源李好義

等謀誅曦語見巨源好義傳徐景望在利州逐土人擅財賦丙遣弟煥往約諸將相與拊定及景望伏誅軍民無敢譁者於是傳檄諸道按堵如故曦僭位凡四十一日三月戊寅陳曦所以反及矯制平賊便宜賞功狀自劾待罪函曦首級違制法物與曦所受金人詔印及所匿庚牌附驛朝廷初聞變莫知所為韓侂冑與曦書亦謂嗣頌茅土之封亟召知鎮江府宇文紹節問之紹節曰安丙非附逆者必能討賊於是密降帛書曰安丙素

推才具有志事功今聞曦謀不軌爾為所脅諒以凶焰  
方張恐重為蜀禍故權且從之爾豈一日忘君父者如  
能圖曦報國以明本心即當不次推賞雖二府之崇亦  
無所吝更宜審度機便務在成事以副委屬之意帛書  
未至露布已聞上下動色交慶辛丑加丙端明殿學士  
中大夫知興州安撫使兼四川宣撫副使詔獎諭恩數  
視執政如帛書旨也時都統孫忠銳由鳳州進攻大散  
關不克統領強德等出奇道由松林堡破金砦四月癸



丑克之忠銳貪功吝財賞罰迷繆大失軍心且速還鳳

州以闕鑰付庸將陳顯癸酉大散關復陷巨源自請收

復丙遣朱邦寧佐之丙深惡忠銳檄赴司議事欲廢之

巨源至鳳斬忠銳及其子揆丙遂以忠銳附偽進表之

罪聞于朝先是以誅曦功巨源補朝奉郎與通判差遣

巨源遣其親校傅檜懇功于朝語見巨源傳於是丙拜

疏旬間至是金人揭示境上得丙首者與銀絹二萬匹

兩即授四川宣撫時方議和丙獨戒飭將士恫疑虛喝

以攻為守威聲甚著詔以蜀平遣吳獵撫諭四川時沿  
邊關隘悉為金毀丙遺時相書謂西和一面已修仇池  
聚糧積芻使軍民可守若敵至則堅壁不戰彼欲攻則  
不可欲越則不敢若西和可守成州之境自不敢犯成  
州黑谷南谷亦皆頓重兵天水雖不可守距天水十里  
所見創白環堡與西和相為犄角又增堡鷄頭山咸以  
民卒守之及修黃牛堡築興趙原屯千餘人鳳州秋防  
原尤為險絕紹興初州治于此宣撫吳玠嘗作家計砦

前即馬嶺堡正扼鳳州之後凡此數堡既堅金人決不敢近而河池殺金平魚關皆大軍屯聚其他徑路雖闕之裏如大安亦陰招民卒授以器械為掩擊之備矣又云見於關表廣結義士月給以糧俾各保田廬墳墓逮事定則係之尺籍而勸之耕庶可經久以丙所見直為守計則精選五萬人亦為有餘好義守西和謂四州兵後民不聊生請蠲租以惠創痍丙請于朝又以沔州都統司所統十軍權太重故自吳璘至挺曦皆有尾大不

掉之憂乃請分置副都統制各不相隸以前右中左後五軍隸都統司踏白摧鋒選鋒策鋒遊變五軍隸副司

詔皆從之時方信孺使還金人和意未決且欲得首議興師之人侂冑大怒上手書賜丙謂金人必再至當激勵將士戮力赴功侂冑既誅賜丙金器百二十兩細幣二十匹進資政殿學士和議成還大散隔牙關丙分遣僚吏經量洋沔興元大安民田別定租稅右丞相史彌遠起復丙移書曰昔仁宗起復富鄭公文潞公孝宗起

復蔣丞相皆力辭名教所係人言可畏望閣下速辭成  
命以息議者之口論者躉之升大學士四川制置大使  
兼知興元府諜知金人遷汴闕輔豪傑歎塞願降者衆  
丙以為此正冉閔告晉之時乃與宰臣書謂當興問罪  
之師朝論憂丙輕舉乃詔丙益修守備七年春丙使所  
愛吏安蕃何九齡合官軍夜襲秦州敗歸王大才執九  
齡等七人斬之而訟丙于朝三月詔丙同知樞密院事  
兼太子賓客賜手書召之行次廣德軍進觀文殿學士

知潭州湖廣安撫使至官留意學校請于太常劾大成  
樂而政尚嚴酷轉運判官章徠劾丙不報御史李安行  
併徠劾之徠罷丙授崇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萬  
壽觀使遣閣門舍人聞人璵錫命賜旗節金印衣帶鞍  
馬三辭還蜀董居誼帥蜀大夫士心金人乘之破赤丹  
黃牛堡入武休闕直禱梁澤至大安宋師所至輒潰散  
入巴山十二年聶子述代之時丙之子癸仲知果州子  
述即檄兼叅議官四月紅巾賊張福莫簡叛入利州子

述遁去總領財賦楊九鼎與賊遇走匿民舍賊追九鼎  
殺之子述退保劍門檄癸仲兼節制軍馬任討賊之責  
癸仲召戎帥張威等軍來會賊自閬趨遂寧所過無不  
殘滅丙欲自持十萬緡偕子述往益昌募士子述曰大  
臣非得上旨未可輕出丙遂如果州時四川大震甚於  
曦之變張方首奏勲望如丙今猶可用魏了翁移書宰  
執謂安丙不起則賊未即平蜀未可定雖賊亦曰須安  
相公作宣撫事乃定耳李壁李玘時並鎮潼遂亦皆以

國事勉丙五月乙未丙至果州是日賊焚蓬溪縣已酉

詔起丙為四川宣撫使予便宜尋降制授保寧軍節度

使兼知興元府利東安撫使丙奏臣不辭老以報國但

事不任怨難以圖成將恐騰謗交攻使臣獨抱赤心無

從上白昔秦使甘茂攻宜陽至質之以息壤在彼魏使

樂羊攻中山至示之以謗書一筐君臣之間似不必爾

然自古及今謗以疑間而成禍以忌嫉而得況臣已傷

弓於既往豈容不懲沸於方來詔曰昔唐太宗以西寇



未平詔起李靖靖慷慨請行不以老疾為解代宗有朔  
方之難圖任郭子儀聞命引道亦不以讒惑自疑皆能  
乘時立功焜耀竹帛朕甚慕之今蜀道倣擾未寬顧憂  
朕起卿燕閒付以方面而卿忠於報國誼不辭難朕之  
用人庶幾於唐宗卿之事朕無愧於李郭矣勉圖雋功  
以濟國事尋命丁疇改知興元府甲申發果州丙戌至  
遂寧賊猶負固于普州之茗山丙下令諸軍合圍絕其  
樵汲之路以困之未幾張威李貴俘獲張福等十七人

以獻丙命嚮王大才以祭九鼎七月庚子盡俘餘黨千  
餘人皆斬之庚戌班師迺移治利州賜保寧軍節度使  
印癸仲亦加三秩進直華文閣起復主管宣撫司機宜  
文字明年進丙少保賜衣帶鞍馬丙以闕表營田多遺  
利命官括之有文垓者方持母喪以便宜起復幹辦魚  
關糧料院俾之措置且以宣撫副使印假之而馮安世  
者又即利州置根括局於是了翁遺丙書謂幕府舉辟  
當用經術信厚之士不可用冒喪之人且公八年鎮蜀

有恩則有怨豈可人人而校事事而理自處甚狹恐貽  
子孫賓客無窮之累雖今日理財難拘故常然告絕產  
首白契許隱田伺富民過失糾鹽酒戶虧額報怨挾憤  
招權納賄者必且紛然而公任其怨丙復書曰關外糴  
買當用四百萬緡而總所見緡止二十五萬多方措置  
非得已而不已儻皆清流何由辦事蜀士中如令弟嘉  
父李成之輩清則清高則高矣其肯辦錢穀俗務乎劉  
德脩嘗雅責楊嗣勲不能舉義誅叛嗣勲云德脩特未

當局耳丙於華父亦云其後安世不法滋甚近臣有以書抵丙而安世之徒亦發其事丙械送大安窮治之先是夏人來乞師併兵攻金人丙且奏且行分遣將士趨秦鞏鳳翔委丁煊節制師次于鞏夏人以樞密使審子寧衆二十餘萬約以夏兵野戰宋師攻城既而攻鞏不克乃已丙卒訃聞以少傅致仕輟視朝二日贈少師賻銀絹千計賜沔州祠額為英惠廟理宗親札賜謚忠定丙所著有晶然集

楊巨源字子淵其先成都人父信臣客益昌因家焉巨源倜儻有大志善騎射涉獵諸子百家之書應進士不中武舉又不中劉光祖見而異之薦之總領錢糧陳曄以右職舉為鳳州堡子原倉官馳騁射獵傾財養士沿邊忠義咸服其才分差魚關糧料院移監興州合江贍軍倉吳曦叛巨源陰有討賊志結義士三百人給其錢糧有遊奕軍統領張林者力能挽兩石弓隊將朱邦寧身長六尺勇力過人皆為曦所忌雖屢戰有功亦不加

賞林等憾之時林在置口邦寧在合江巨源因與深相

締結并集忠義人朱福陳

缺

安傳檜之徒曦脅安丙為

丞相長史丙稱疾眉士程夢錫見丙丙歎曰世事如此

世無豪傑夢錫因及巨源之謀丙曰肯見我乎乃囑夢

錫以書致巨源延之卧所巨源曰先生而為逆賊丞相

長史耶丙號哭曰目前兵將我所知不能奮起必得豪

傑乃滅此賊則丙無復憂巨源曰先生之意決乎丙指

天誓曰若誅此賊雖死為忠鬼夫復何恨巨源大喜曰

非先生不足以主此事非巨源不足以了此事當是時  
李好義好問亦結李貴楊君玉李坤辰凡數十人坤辰  
邀巨源與好義會巨源又大喜曰吾與安長史議以三  
月六日邀曦謁廟合勇士刺之好義曰彼出則齷巷從  
衛且干人事必難濟聞熟食日祭東園圖之此其時也  
巨源然之好義願一見長史以為信巨源曰吾今先為  
長史言之來日偽宮令長史問君先世是已巨源以告  
丙明日好義在偽宮見丙揖之丙曰鄉與尊父同僚楊

省幹盛談才略旦夕以職事相委其謀乃決君王先屬  
其鄉人曰予申擬詔文不雅馴巨源更為之例用合江  
倉朱記巨源好義憂事寢泄遂以三月乙亥未明好義  
率其徒入偽宮巨源持詔乘馬自稱奉使入內戶曦啟  
戶欲逸李貴執殺之衛者始拒鬪聞有詔皆卻巨源好  
義迎丙宣詔以曦首狗三軍推丙權四川宣撫使巨源  
權叅贊軍事丙奏功于朝以巨源第一詔補承事郎巨  
源謂丙曰曦死賊膽以破闕外四州為蜀要害盍乘勢



復取好義亦以為言丙慮軍無見糧巨源力言四州不  
取必有後患自請為隨軍措置糧運於是分遣好義復  
西和州張林李簡復成州劉昌國復階州孫忠銳復散  
關俄詔巨源轉朝奉郎與通判差遣兼四川宣撫使司  
叅議官丙素惡忠銳聞忠銳失守散關檄其還欲廢之  
先命巨源偕邦寧以沔兵二千策應巨源至鳳州因忠  
銳出迎伏壯士於幕後突出斬之并其子揆丙遂以忠  
銳附偽賀表聞于朝且待罪先是獎諭誅叛詔書至沔

州巨源謂人曰詔命一字不及巨源疑有以蔽其功者  
俄報王喜授節度使巨源彌不平時趙彥呐以在變誅  
祿禧得州通判巨源曰殺祿禧與通判殺吳曦亦與通  
判耶以啟謝丙曰飛矢以下聊城深慕魯仲連之高誼  
解印而去彭澤庶幾陶靖節之清風又遣愬功于朝而  
從興元都統制彭輅乞書遺韓侂冑輅陽許而陰以白  
丙或言巨源與其徒米福車彥威謀為亂丙命喜鞠之  
福彥威皆抵罪正將陳安復告巨源結死士入闕欲焚

沔州州治俟丙出則殺之丙積前事因欲去巨源然未  
有以發也會巨源在鳳州以檄書遺金鳳翔都統使其  
辭若用間者且自稱宣撫副使而以叅議官印印之金  
以檄至丙巨源方與金戰敗于長橋丙乃移書召巨源  
巨源疑焉有梁泉主簿高岳成者巨源薦為隨軍撥運  
來見巨源贊其歸巨源信之時輅已至沔六月壬申巨  
源還幕府丙密命輅收巨源巨源殊不知以為謁已也  
語畢輅起巨源送之賓次武士就挽其裾巨源猶叱之

則已為驅至庭下巨源大呼曰我何罪丙隔屏遣人謂之曰若為詐稱宣撫副使命械送閬州獄巨源曰我一時用間異時必有為我明其事丙餉以肴酒巨源曰一身無愧死且無憾惟有妹未嫁宣撫念之癸酉巨源舟抵大安龍尾灘將校樊世顯者呼於岸巨源知將見殺指其地而語之曰此好一片塋地世顯曰安有是舟行數步謂曰宣叅久渴莫進杯酒巨源辭以不飲又曰宣叅荷械已久盍少蘇巨源未及答左右遽取利刀斷其

頭不絕者踰寸遂以巨源自殮聞宣撫司後數日丙命  
瘞之巨源死忠義之士為之扼腕聞者流涕劍外士人  
張伯威為文以弔其辭尤悲切巨源之屬吏也李壁在  
政府聞之曰嘻巨源其死矣丙以人情洶洶封章求免  
楊輔亦謂丙殺巨源必召變請以劉甲代之初巨源與  
好義結官軍而丙密為反正之計各未相知合巨源於  
好義者李坤辰而合好義於丙者巨源也巨源遺光祖  
書述丙酬答之語鋟梓競傳之丙已弗樂浸潤不已遂

成此禍成忠郎李珙投匭獻所作巨源傳為之訟寃朝廷亦念其功賜廟褒忠贈寶謨閣待制官其二子制置使崔與之請官給其葬加贈寶謨閣直學士大中大夫嘉熙元年理宗特賜謚忠愍子履正終大理卿四川制置副使

李好義下邳人祖師中建炎間以白丁守華州積官忠州團練使父定一興州中軍統制好義弱冠從軍善騎射西邊第一初以準備將討文州蕃部有功開禧初韓

仇胄開邊吳曦主師好義為興州正將數請出精兵襲

金人曦蓄異謀不納未幾關外四州俱陷金人長驅入

散關曦受金人說以蜀叛好義自青坊聞變亟歸與其

兄對哭謀誅之會曦遣李貴追殺宣撫程松貴語其徒

曰程宣撫朝廷重臣不可殺好義知其赤心可以所謀

告之貴遂約李彪張淵陳立劉虎張海等好義又密結

親衛軍黃術趙亮吳政等女弟夫楊君王亦與知好義

戒言曰此事誓死報國救四蜀生靈慎毋泄留其母以

質好義兄弟謀曰今日人皆可殺曦皆可為曦曦死後  
若無威望者鎮撫恐一變未息一變復生欲至期立長  
史安丙以主事蓋曦嘗授丙偽丞相而丙託疾不往故  
兄弟有是謀也既而君玉與李坤辰者來坤辰因言丙  
亦與合江倉楊巨源陰結忠義欲圖曦好義遂遣君玉  
偕坤辰約巨源以報丙丙大喜曰非統制李定一之子  
乎此人既來斷曦之臂矣遂與好義約二月晦舉事見  
巨源傳迺約彪術貴等七十有四人及士人路良弼王



芾好義夜饗士麾衆受甲與好古好仁及子姓拜決于  
家廟囑妻馬氏曰日出無耗當自為計死生從此決矣  
馬氏叱之曰汝為朝廷誅賊何以家為我決不辱李家  
門戶馬氏之母亦曰行矣勉之汝兄弟生為壯夫死為  
英鬼好義喜曰婦人女子尚念朝廷不愛性命我輩當  
如何衆皆踴躍既行小將祿禕引十卒來助各以黃帛  
為號好義誓於衆曰入宮妄殺人掠財物者死時偽宮  
門洞開好義大呼而入曰奉朝廷密詔安長史為宣撫

令我誅反賊敢抗者夷其族曦護衛千兵皆棄挺而走  
遂至偽殿東角小門入世義堂近曦寢室曦聞外闕倉  
皇而起露頂徒跣開寢戶欲遁見貴復止以手捍內戶  
貴前爭戶戶紐折曦走貴追及手執其髻舉刃中曦頰  
曦素勇有力撲貴仆于地不能起好義急呼王換斧其  
腰者二曦負痛手縱貴起遂斫其首引衆擁曦首出偽  
宮亟馳告丙宣詔軍民拜舞歡聲動天地持曦首撫定  
城中市不改肆好義請乘時取關外四州巨源贊之丙

大喜巨源輔行王喜忌其能沮之好義曰西和乃腹心之地西和下則三州可不戰而復矣今不圖後悔無及願得馬步千人死士二百齎十日糧可濟丙從其請忠義響應次獨頭嶺進士王榮仲兄弟率民兵會合夾擊金人死者蔽路十戰至山砦高堡七日至西和好義率衆攻城親犯矢石人人樂死以少擊衆前無留敵金西和節使完顏欽奔遁好義整衆而入軍民歡呼迎拜籍府庫以歸于官好義初欲乘勝徑取秦隴以牽制淮寇

而宣撫司令謹守故疆不得侵越士氣皆沮好義以中  
軍統制知西和州卒丙以勞績上于朝特贈檢校少保  
仍給田以贍其家後吳獵為請謚曰忠壯好義喜誦孟  
子及左傳以為終身行此足矣誅曦時惟幼子植留家  
迄事人爭冒功賞君玉欲注植名好義指心曰惟此物  
不可欺曦既誅好義集於丙家王喜後至心懷邪謀欲  
刃好義丙力救解然日以殺好義為心及好義守西和  
喜遣其死黨劉昌國聽節制好義與之酬酢歡飲達旦

好義心腹暴痛洞瀉而昌國遁矣既殮口鼻爪指皆青  
黑居民莫不冤之號慟如私親摧鋒一軍幾至於變既  
而昌國白日見好義持刃刺之驚怖仆地疽發而殂喜  
曦大將也貪淫很愎誅曦之日不肯拜詔遣其徒入偽  
宮虜掠殆盡又取曦姬妾數人其後欲戕好義為曦復  
讎而不能止便宜處以節度使知興州而恨猶未已嘗  
出兵於船柵嶺鋒未及交棄軍先遁金人遂由黑谷長  
驅入境朝廷慮喜為變授節度使移荆鄂都統制而死

論曰陳敏善守畢再遇善戰張詔出使不辱國為將得士心趙汝愚薦為武興帥以其才足以制曦也曦之畔向非安丙楊巨源李好義之謀西方之憂莫大焉然丙卒以是殺巨源何其媚疾而殘賊也李好義失於周防竟為王喜所圖宋知喜為曦黨既不能罪又以節鎮賞之幾何而不為唐末之姑息以成藩鎮之旼乎

宋史卷四百二

謹案卷四百二十第十頁後七行留丙魚闕刊本留

訛劉今改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蕭九成

謄錄貢生臣郭棣泰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卷四百三  
四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祿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三十一

史部

宋史卷四百三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六十二

趙方 賈涉 扈再興 孟宗政 張威

趙方字彥直衡山人父崇少從胡宏學慷慨有大志嘗見張浚於督府浚雅敬其才欲以右選官之崇不為屈累以策言兵事浚奇之命子栻與崇交方遂從栻學淳

熙八年舉進士調蒲圻尉疑獄多所委決授大寧監教授俗陋甚方擇可教者親訓誘之人皆感勵自是始有進士知青陽縣告其守史彌遠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人以為名言主管江西安撫司機宜文字京湖帥李大性辟知隨州南北初講和旱蝗相仍方親走四郊以禱一夕大雨蝗盡死歲大熟適和議成諸郡寢弛備方獨招兵擇將拔土豪孟宗政等補以官提舉京西常平兼轉運判官提點刑獄時

劉光祖以耆德為帥方事以師禮自言吾性太剛每見  
劉公使人更和緩嘗請光祖書勤謹和緩四字揭坐隅  
以為戒以兵部員外郎召尋加直秘閣改湖北轉運判  
官兼知鄂州升直煥章閣兼權江陵府增修三海八閘  
以壯形勢進秘閣修撰知江陵府主管湖北安撫司使  
兼權荆湖置司時金偏於兵計其必南徙日夜為備荆  
門有東西兩山險要方築堡其上增戍兵以遏其衝進  
右文殿修撰金樊快明謀歸宋追兵至襄陽方遣孟宗

政扈再興以百騎邀之殺千餘人金人遁去權工部侍郎寶謨閣待制京湖制置使兼知襄陽府諜知金人決意犯境乃下防夏之令金相高琪及其樞密烏庫哩慶壽犯陳光化隨棗陽信陽均州方夜半呼其子范葵曰朝廷和戰之說未定觀此益亂人意吾策決矣惟有提兵臨邊決戰以報國耳遂抗疏主戰親往襄陽金人圍棗陽急方遣宗政再興等援棗陽仍增戍光化信陽均州以聯聲勢已而棗陽守趙觀敗金人於城外再興宗

政至與觀夾擊又敗之棗陽圍解方申飭諸將當遏於境上不可使之入而後拒之于城下時麥正熟方遣兵護民刈之令清野以俟再䟽力陳不可和者七戰議遂定金將完顏賽不入境兵號十萬方部分諸將金人犯棗陽者宗政敗之于尚家川犯隨州者劉世興敗之于磨子平相持踰年方調世興移師與許國再興援棗陽張興李雄韜援隨州隨州圍解再興等轉戰入棗陽時宗政守城伏兵城東金人遇伏敗走未幾再至再興又



敗之自是無日不戰金人三面來攻宗政出東門再興  
出南門世興出北門大合戰敗之金人朝進莫退力不  
能捍諸將表裏合謀國自南山進張威自灤河進世興  
李琪出城與國會再興出城與威會犄角追擊金人遂  
潰光化守潘景伯亦設伏敗金人于趙家橋孟宗德又  
破之于隨州鴨兒山擒賽不妻弟王醜漢金人遂誅賽  
不方以功遷龍圖閣待制封長沙縣男賜食邑金人復  
大舉命訛可圍棗陽塹其外繞以土城方計其空巢穴

而來若擣其虛則棗陽之圍自解乃命國東向唐州再興西向鄧州又命子范監軍蔡後殿時宗政在城中日夜鏖戰焚其攻具金人不敢近城西師由光化境出砦于三尖山拔順陽縣金人率衆仰攻大敗再興與國兩道並進掠唐鄧境焚其城柵糧儲棗陽城堅金頓兵八十餘日方知其氣已竭乃召國再興還併東師隸于再興尅期合戰再興敗金人于灤河又敗之城南宗政自城中出夾擊殺其衆三萬金人大潰訛可單騎遁獲其

貲糧器甲不可勝計進方煥章閣直學士奏乞均官民  
軍兵廩給自備馬者倍之又奏使民兵夏歸以省月給  
秋復詣屯守禦從之方料金人數不得志于棗陽必將  
同時並攻諸城當先發以制之命國宗政出師向唐再  
興向鄧戒之曰毋深入毋攻城第潰其保甲燬其城砦  
空其貲糧而已宗政進破湖陽縣擒其千戶趙興兒國  
遣部將耶律均與金人戰于北陽戮其將李提控再興  
破高頭城大敗金兵遂薄鄧州唐州兵來援迎敗之降

者踵至已而金兵至樊城方命再興陣以待之方視其  
師金人三日不敢動遂遁金將駙馬阿哈犯淮西樞密  
完顏小驢屯唐州為後繼方先攻唐伐其謀及使再興  
發棗陽兵擊其西國發桐栢兵擊其東再興敗金人于  
唐城斬小驢圍其城五匝垂下會蘄黃繼陷詔趣方遣  
救方亟命國保鄂再興援淮西國還鄂州保江再興軍  
至蘄之靈山伺金人歸而擊之土豪祝文蔚橫突入陣  
金人大敗國遣張寶將兵來會李全等兵亦至金人遂

潰再興追逐六十里擒其監軍合答進方顯謨閣直學  
士大中大夫權刑部尚書俄得疾進徽猷閣學士京湖  
制置大使歸還力疾撓師第其功上之病革曰未死一  
日當立一日紀綱引再興卧內勉以協心報國貽書宰  
相論疆場大計尋卒是夕有大星隕于襄陽以端明殿  
學士正議大夫致仕贈銀青光祿大夫累贈太師謚忠  
肅方起自儒生帥邊十年以戰為守合官民兵為一體  
通制總司為一家持軍嚴每令諸將飲酒勿醉當使日

日可戰淮蜀沿邊屢遭金人之禍而京西一境獨全嘗  
問相業於劉清之清之以留意人才對故知名士如陳  
睭游九功輩皆拔為大吏諸名將多在其麾下若扈再  
興孟宗政皆起自土豪推誠擢任致其死力藩屏一方  
使朝廷無北顧之憂故其沒也人皆惜之子董欽范葵  
范葵有傳

賈涉字濟川天台人幼好讀古書慷慨有大志以父任  
高郵尉改萬安丞寶應擇令堂差涉至邑請城之役興

以憂去金人犯光州起涉竟前役通判真州改大理司  
直知盱眙軍淮人季先沈鐸說楚州守應純之以招山  
東人純之令鐸遣周用和說楊友劉全季全等以其衆  
至先招石珪葛平楊德廣通號忠義軍珪等反斃鐸于  
漣水純之罷通判梁丙行守事欲省其糧使自潰珪德  
廣等以漣水諸軍度淮屯南渡門焚掠幾盡謂朝廷欲  
和殘金置我軍何地丙遣季全季先拒之不止事甚危  
涉時在寶應上書曰降附踵至而金乃請和此正用高

澄間侯景遺策恐山東之禍必移於兩淮況金人所乏  
惟財與糧若舉數年歲幣還之是以肉啗餒虎啗盡將  
反噬至若忠義之人源源而來不立定額自為一軍處  
之北岸則安能以有限之財應無窮之須饑則噬人飽  
則用命其勢然也授淮東提點刑獄兼楚州節制本路  
京東忠義人兵涉亟遣傳翼諭珪等逆順禍福自以輕  
車抵山陽德廣等郊迎伏地請死誓以自新金太子及  
僕散萬忠盧國瑞等數十萬大入且以計誘珪等涉慮



珪等為金用亟遣陳孝忠向滁州珪與夏全時青向濠  
州先平德廣趨滁濠李全李福要其歸路以傅翼監軍  
數日孝忠捷至珪屢破金人遂與先及李全趨安豐時  
金人環百餘砦攻具甫畢珪等解其圍李全挾僕散萬  
忠以歸見李全傳金人不敢窺淮東者六七年南渡門  
之變平德廣等實預涉既受降置弗問平等尚懷異志  
涉密使先以計殺之而先之勢亦孤忠義諸軍在漣水  
山陽者既衆涉慮其思亂因滁濠之役分珪孝忠夏全

為兩屯李全軍為五砦又用陝西義勇法湮其手合諸  
軍汰者三萬有奇湮者不滿六萬人正軍常屯七萬餘  
使主勝客朝廷歲省費十三四涉又遣李全以萬人取  
海州復取密濰王琳以寧海州歸遂收登萊二州青州  
守張林以濱棣淄州降又取濟沂等州自是恩博景德  
至邢洺十餘州相繼請降涉傳檄中原以地來歸及反  
戈自效者朝廷裂地封爵無所吝仍厲諸將圖未下州  
郡擢太府少卿制置副使兼京東河北節制金十餘萬

衆犯黃州淮西帥趙善湘請援于朝涉遣李全等赴之  
翟朝宗等爲後繼丞相史彌遠擬升全留後涉曰始全  
貧窶無聊能輕財與衆同甘苦故下樂爲之用逮爲主  
帥所爲反是積怨既多衆皆不平近棄西城免死爲幸  
若無故升遷以驕其志非全之福亦宜國家之福曷若  
待事定與諸將同升可也金人破黃陂蘄安慶甚危全  
馳至遂定全至久長鎮與京湖制置使趙方二子范葵  
遇犄角連戰俱勝遣彭義斌等追至下灣渡盡掩金人

于淮遷權吏部侍郎金人再犯淮西先是蘄州受圍余  
暉往援乃鼓衆宵遁金乘間登城一郡為血前帥不敢  
問涉斬暉以徇諸將畏懼無不用命淮西之勢大振初  
翟朝宗得玉璽獻諸朝至是趙珙還又得玉印文與璽  
同而加大朝廷喜璧之歸行慶賞涉遺書彌遠謂天意  
隱而難明人事切而易見當思今日人事尚未有可答  
天意者昔之患不過亡金今之患又有山東忠義與北  
邊宜亟圖之彌遠不憚李全卒以璽賞為節度使涉又

言盜賊血氣正盛官職過分將有後憂彌遠不以為然  
涉曰朝廷但知官爵可以得其心寧知驕則將至於不  
可勸邪涉時已疾力辭事任值金人大入彊起視事金  
將時全合連富珠哩荅哥率細軍及衆軍三道渡淮涉  
以合連善戰乃命張惠當之惠金驍將所謂賽張飛者  
既歸宋金人殺其妻所部花帽軍有紀律它軍不及也  
惠率諸軍出戰自辰至酉金人大敗荅哥溺死陷失大  
半細軍喪者幾二千涉既病乃以所獲京河版籍及金

銀牌銅印之屬上于朝卒起贈龍圖閣學士光祿大夫  
涉父偉嘗守開江貽書丞相趙雄極論武興守吳挺之  
橫它日陞對又乞裁抑郭棣郭杲兵權孝宗嘉納後反  
為所擠以沒涉弱冠直父寃不避寒暑泣懇十年至伏  
書闕下子似道有傳

扈再興字叔起淮人也有膂力善機變每戰被髮肉袒  
徒跣揮雙刃奮呼入陣人馬辟易金人犯襄陽棗陽京  
西制置使趙方檄再興等禦之金人來自團山勢如風

雨再興同孟宗政陳祥分三陣設伏以待既至再興中  
出一陳復卻金人逐之宗政與祥合左右兩翼掩擊之  
金人三面受敵大敗血肉枕藉山谷間授神勁統制又  
犯棗陽再興率師赴援金人聞風夜潰既而益兵數萬  
復圍城相持九十日再興夜以鐵蒺藜密布地黎明佯  
遁金人馳中疾藜者十踣七八敵却走追至十五里岡  
已而金兵攻城東隅薄南門北角再興與宗政劉世興  
各當一面大戰數十合大敗金兵金帥完顏訛可擁步

騎數萬傅城再興與宗政縱之涉濠半渡擊之又令守  
壩者佯走金人爭壩急擊之多墮水中金人剗對樓鵠  
車革洞決濠水運土石填城下再興募死士著鐵面具  
披氈列陳以待之金人計無所施而去棄旗甲輜重滿  
野大戰于范家莊金人敗追之至泊湖禽其巡檢亢師  
禮酒都監納蘭福昌降其壯丁獲牛馬甚衆自是與宗  
政世興無日不戰再興又破順昌縣奪甲馬三千破浙  
川鎮殺金人三百追至馬磴砦焚其城柵又敗其護駕



騎軍于灤河入鄧州破高頭敗其步軍五千騎軍五百  
焚其積聚遂營于高頭進攻唐州至三家河金騎軍二  
千步軍七千出城迎戰又敗之死者十七八追及城下  
金將從義者收殘騎三百奔城再興據門拒戰斬從義  
遂圍唐州分兵焚蕩州境截其歸路砦于久長嚴陳以  
待之搜勦殘兵獲其副統軍廣威將軍衲撻達金兵殲  
乃斂髑髏立人頭堠尋以病卒子世達亦以名將稱官  
至都統制

孟宗政字德夫絳州人父林從岳飛至隨州因家焉宗政自幼豪偉有膽畧常出沒疆場間開禧二年金將完顏董犯襄郢宗政率義士據險遊擊奪其輜重宣撫使吳玠奇之補承節郎襄陽令京西路分趙方吳玠勝皆薦其才轉秉義郎京西鈐轄駐劄襄陽嘉定十年金人犯襄陽襄陽方檄宗政節制神勁報捷忠義三軍宗政與統制扈再興陳祥分為三軍設伏三所蹀血以戰金兵敗走尋報襄陽圍急宗政午發峴首遲明抵襄陽馳

突如神金人大駭宵遁方時移帥京西聞捷大喜差權  
棗陽軍初賊事一愛僕犯新令立斬之軍民股栗於是  
築隄積水修治城堞簡閱軍士十一年金帥完顏賽不  
擁步騎圍城宗政與再興合兵角敵歷三月大小七十  
餘戰宗政身先士卒金人戰輒敗忿甚周城開濠四面  
控兵列濠外飛鋒鏑以絢鈴自警鈴響則犬吠宗政厚  
募壯士乘間突擊金人不能支盛兵薄城宗政隨方力  
拒隨守許國援師至白水鼓聲相聞宗政率諸將出戰

金人奔潰賜金帶轉武德郎十二年金帥完顏訛可擁  
步騎傳城宗政囊糠盛沙以覆樓棚列甕瀦水以隄火  
募砲手擊之一砲輒殺數人金人選精騎二千號弩子  
手擁雲梯天橋先登又募鑿銀礦石工晝夜塼城運茅  
葦直抵園樓下欲焚樓宗政先燬樓掘深坑防地道剏  
戰棚防城隕穿窬才透即施毒烟烈火鼓鞴以熏之金  
人窒以濕氈析路以剏土城頽樓陷宗政撤樓益薪架  
火山以絕其路列勇士以長槍勁弩備其衝距樓陷所

數丈築偃月城袤百餘尺翼傳正城深坑倍仞躬督役  
五日成金人摘彊兵披厚鎧氈衫鐵面而前又濕氈濡  
革蒙火山覆以冰雪擁雲梯徑抵西北園樓登城城中  
軍以長戈舂其喉殺之敢勇軍自下夾擊金兵兵墜死  
燎焰金將於後截其軍拒馬揮刀迫前自斫至是死傷  
踵接梯橋盡燬金人連不得志俄乘順風渡濠飛脂革  
燒戰棚宗政激將士血戰凡十五陣矢石交金兵死者  
千餘弩子手十七八射其都統殪天反風金人愈忿砲

愈急會王大任領銳卒一千冒重圍轉關入城內外合  
勢士氣大振賈勇入金營自晡至三更金人橫屍徧地  
奪其銅印十有六訛可棄帳走獲輜重牛馬萬計捷至  
朝廷方錄前戰守功升武功大夫兼閤門宣贊舍人重  
賜金帶制置司以湖陽縣迫境金兵檄宗政圖之宗政  
一鼓而拔燔燒積聚夷蕩營砦俘掠以歸金人自是不  
敢窺襄漢棗陽許國移金陵宗政代為荆鄂都統制仍  
知棗陽宗政以迫濠而陳廼於西北濠外瀦水為濘以

限騎中原遺民來歸者以萬數宗政發廩贍之為給田  
別屋與居籍其勇壯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鄧間威振境  
外金人呼為孟爺爺俄病疽卒轉右武大夫團練使防  
禦使宗政於有功者怨必賞有罪者親必罰好賢樂善  
出於天性未嘗學兵法而暗與之合死之日邊城為罷  
市慟哭子珙有傳

張威字德遠成州人策選鋒軍騎兵也軍中馬料多匹  
馬給米五石騎軍利其餘以自給總領覈實裁抑威逃

去帥郭杲使其父招之歸送隆慶府後軍效用威貧甚  
賣藥自給或言其才勇乃令戍邊開禧用兵威與金人  
戰輒捷屢以功補本軍將領吳曦既誅遣將收復李貴  
復西和州威率衆先登敗金人戰于板橋遂取西和升  
統制由是威名大振天水縣當金人西入路乃升縣為  
軍命威為守屢立奇功擢充利州副都統制丁父憂服  
除帶御器械久之調荆鄂都統制襄陽府駐劄改沔州  
都統制嘉定十二年金人分道入蜀犯狄池堡又犯白



環堡威部將石宣董炤連卻之既而金人犯成州威自西和退保仙人原時興元都統制吳政戰死黃牛堡李貴代政亟走武休金人已破武休遂陷興元又陷大安軍先是利州路安撫使丁焞聞金人深入亟遣書招威東入救蜀又檄忠義總管李好古北上捍禦好古出魚關與統領張彪遇以彪棄迷竹關故斬之彪威弟也威聞彪死按兵不進焞聞之謂僚佐曰吳政身死李貴復以兵敗金人所憚惟威今好古擅殺其弟失威心奈何

且金人在東非威地分今可無好古不可無威遂因好古入見數其擅殺彪罪斬之遣書速威進救蜀且使進士田遂往說之威感激夜半調發鼓行而前破金人于金斗鎮金人雖敗未退威頓兵不動潛遣石宣等襲于大安軍大破之金人之來也擇兩齒馬及精兵凡三千人至是鐵馬俘其將巴土魯大將包長壽聞之宵遁興元叛兵張福莫簡作亂以紅帕蒙首號紅巾隊焚利州殺總領楊九鼎破閬果入遂寧遊騎在潼漢界將窺成

都制置司謂賊勢欲西非威不可禦乃遣威提精兵六千人自劔綿至廣漢盛夏暑劇休士三日俄安丙檄威東進時賊自遂寧入普州茗山威進兵重圍絕其糧道晝夜迫之未幾禽福等十七人戮之簡自殺賊遂平西夏來約夾攻金人丙許之遣王仕信會夏人于鞏又命威與利帥程信興帥陳立等分道竝進威向秦州議初起威謂金人尚彊夏人反覆未可輕動丙不聽卒遣威威黽勉而行令所部毋得輕發諸將至城下無功而還

丙怒奏罷其兵柄是歲卒于利州終揚州觀察使威初  
在行伍以勇見稱進充偏裨每戰輒克金人聞其名畏  
憚之臨陳戰酣則精采愈奮兩眼皆赤時號張紅眼又  
號張鶻眼威立淨天鶻旗以自表每戰不操它兵有木  
梃號紫大蟲圓而不刃長不六尺揮之掠陣敵皆靡荆  
鄂多平川廣野威曰是彼騎兵之利也鐵騎一衝吾步  
技窮矣蜀中戰法不可用乃意創法名撒星陳分合不  
常聞鼓則聚聞金則散騎兵至則聲金一軍分為數十

簇金人隨而分兵則又鼓而聚之倏忽之間分合數變  
金人失措然後縱擊之以此輒勝威御軍紀律嚴整兵  
行常若銜枚罕聞其聲每與百姓避路買食物則賈倍  
於市迄無敢喧晚以嗜欲多疾故不壽云

論曰宋之南渡邊將之才何其鮮哉或曰江南非用武  
之地然古之善兵者若孫武子亦吳人也抑先王之世  
文武無二道文武既分宜其才之各有所偏勝也趙方  
少從張栻學許國之忠應變之畧隱然有尊俎折衝之

風其部曲如扈再興孟宗政後皆為名將亦方之能獎  
率也方之子范葵宗政子珙後皆以功名自見不愧其  
父有足稱者賈涉居方面亦號有才及其庶孽竟至亡  
國為可歎也張威者善於御衆故所至立功云

宋史卷四百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三十二

史部

宋史卷四百四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六十三

汪若海

張運

柳約

李舜臣

孫逢吉

章穎

商飛卿

劉穎

徐邦憲

汪若海字東叟歙人未弱冠遊京師入太學靖康元年



金人侵擾朝廷下詔求知兵者若海應詔未三刻而文  
成擢高等時已割河北地其年冬再犯京師若海謂河  
北國家重地當用河北以攬天下之權不可怯懦以自  
守閉關養敵坐受其敝屬康王起兵相州乃上書樞密  
曹輔請立王為大元帥擁兵鎮撫河北以倚金人之後  
則京城之圍自解輔大喜即以其書進欽宗用為參謀  
遣如康王所宰相何梟執異議以道梗為辭不果遣京  
城失守若海述麟為書以獻及二帝北行袖書抗粘罕

請存趙氏縋而出謁康王於濟州謂神器久虛異姓僭竊宜蚤即位以圖中興一日間三被顧問補修職郎充帳前差使高宗既即位推恩改承奉郎遷江南經制使轉承事郎監登聞檢院五府交辟改屬右府朝廷以張浚宣撫川陝議未決若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為首東南為尾中原為脊今以東南為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陝廼往見浚極談終日浚大驚辟以自隨以親老辭繼論軍食迂執政通判沅州以

讒奪籍謫英州道出臨川時節制江夏軍馬李允文擁  
衆數十萬跋扈不用命朝廷命招討使張俊屯江西叅  
謀官湯東野與若海故得若海道中喜甚謂曰李允文  
懷反側非君莫能開其自新若海即馳往諭以成敗逆  
順示以朝廷威德復談三策以動之辭旨明暢允文大  
感悟即舉軍東下若海復為書招其徒張用曹成李宏  
馬友同歸朝廷用一見以其衆二十萬解甲效順惟成  
疑貳有他志若海移書責之成怒將殺若海若海夜宿

王林軍帳以計得林軍印遂奪其衆五千人翼日成遂遁若海遺宏書使刺成以自歸宏得書圖成而力不勝復走長沙刺友羣盜解散若海遂以林五千人歸招討使張俊俊乃班師凱旋軍容愈盛時朝廷方出師若海以為為國家者當化盜賊為我用不可失英雄為國患因獻平寇策朝廷悉用之其後李宏為劉忠所并死長沙劉忠為韓世忠所破走劉豫曹成走廣而復降湖湘遂安尋復承務郎監潭州南岳廟通判辰州紹興九年

復三京祇謁陵寢事還以前功旬月四遷至承議郎通判順昌府金人奄至太尉劉錡甫至衆不滿三萬遣人丐援于朝無敢往者若海毅然請行具述錡明方畧善用兵以偏師濟之必有成功朝廷從之金兵果敗去辟淮北宣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拓臯之役復以勞兩轉至朝散郎通判洪州未上丁內艱服除添差通判信州秩滿遷湖北帥司叅議知道州陞辭得對上曰久不見卿卿向安在授直秘閣知江州丁父憂時方經畧中原朝

廷議起若海而若海死矣若海豁達高亮深沈有度恥  
為世俗章句學為文操紙筆立就蹈厲風發高宗嘗以  
片紙書若海名諭浚曰似此人材卿宜收拾會浚去國  
不果召

張運字南仲信之貴溪人唐宰相文瓘之後父貫右通  
直郎累贈大中大夫運年二十五以太學生登宣和三  
年進士第賜同上舍出身調桂陽監監山縣丞縣闕令  
運攝縣事縣與諸獠接壤因俗為治吏民安之臨武寇

與諸獠合大剽掠運親帥兵禽之遷潭州攸縣尉高宗  
南渡劇賊王在據岐山潭帥徵兵戍岳運將二千人先  
至岳賊平改臨江新淦丞縣新被兵令不能支沿江撫  
諭使張匪効罷之以運攝縣事運撥煨燼考版籍正租  
賦數月之間敝除而民定紹興五年通判鼎州賊楊么  
黃誠擁衆數萬殘破城邑跳梁湖北高宗遣張浚以都  
督董師岳飛以招討舉兵擊之賊率輕銳徑趨武溪南  
興以臨鼎州城中大震運與太守程昌寓勒兵登城控

扼上下以張其勢賊宵潰澧賊雷德進柵險稱亂帥檄  
運討之運將都統梁吉等率兵直擣其巢破四十二柵  
降其衆移貳濡須金人犯廬壽等州大將駐兵淮濡以  
拒之運給餉未嘗乏絕歲餘以親老還江東寓居鄱既  
而丁母及父憂服除起知桂陽監五月而境內稱治與  
部使者奏升監為軍大修庠序之教祠漢以來守令有  
功德於桂陽者衛颯唐羌等七人于學刻續顏氏家訓  
四時纂要等書散之民間使之修德而務本召入對除



知達州方大旱入境而雨奏除病民五事召為度支郎  
中臨安樓店務錢歲三十餘萬緡請以十萬歸省額戶  
部所儲三佛齊國所貢乳香九萬一千五百斤直可百  
二十餘萬緡請分送江浙荆湖漕司賣之以糴軍餉及  
陳諸路綱運七弊懲革十術遠近遞輸以均勞逸事皆  
施行兼樞密院檢詳遷軍器監尋改大理少卿請正兩  
浙鹽法以寬私鬻之禁紹興永裕昭慈二陵官地與民  
犬牙相入請縣重價聽民持券獻納以免誤犯之罪尤

明於治獄獄為之空拜刑部侍郎言諸斥逐累赦未還者宜從湔洗諸申請條制多重復牴牾失於太煩諸編置不以赦原不以蔭論之類失於太重外路刑獄三經翻異移送大理刀鋸數施非所以示遠及諸不便皆從之又請廣儲蓄興鼓鑄脩屯田作鄉兵亦皆聽納兼權戶部侍郎時久雨傷蠶麥及邊報有警詔侍從臺諫陳弭災禦侮之策運言天災人事有甚可畏而不足畏者視吾政之修不修有甚可憂而不足憂者視吾自治之

善不善及宜邊淮建三大鎮以守之會金人渝盟特遷戶部侍郎以專餽餉丞相陳康伯議遣李寶自四明控制海道衆論紛紜運直入贊決以為上策金人果敗走因上疏乞降詔撫將士蠲租賦遣信使結豪傑堅城守督漢中將士趨關陝以制其後置四鎮三帥於兩淮襄漢之間以為內固以圖進取以御營隨軍都轉運使從上勞師江上及駕還因入對固請補外乃授集英殿修撰出知太平州當兵饑疾癘之餘殫勞徠安輯之方嚴

斥堠攻守之備理財賦造戰艦繕甲兵申禁令民賴以  
安孝宗既受禪運亦請老以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  
平興國宮尋授廣東經畧不赴乃復祠祿乾道七年鄮  
大饑運首發粟二千石以賑之自是民爭出粟以濟連  
上章致政不許以疾卒贈少師左光祿大夫官其後三  
人嘉定六年贈開府儀同三司

柳約字元禮秀州華亭人大觀三年上舍進士試中學  
官為霸州教授徙睦州入為辟府正遷博士改宣議郎

充廣親宅宗子博士約深於經學屬辭粹微大為學者  
師慕提舉福建鹽事召對論內外學正次乞罷內外官  
到堂日投牒求官以厚風俗授秘書省校書郎進著作  
佐郎徽州司錄改通判宿州召拜監察御史靖康初兼  
權殿中侍御史論三鎮不可棄改尚書工部員外進左  
司員外郎父憂去官服除以直顯謨閣充御營司叅謀  
官遷太常少卿高宗將幸平江約䟽言兵可進毋退以  
示怯於敵乃以直龍圖閣知台州未赴徙嚴州兼浙西

兵馬都監節制管內軍馬當是時金人大入杜充擁眾  
北去列郡震恐莫有奔問官守者約於橫濱中屹保孤  
城悉力捍禦境內按堵則慨然上書請糾合諸郡克復  
吳會上嘉其忠進右文殿修撰守郡如故詔以軍興費  
出無藝吏慢弗虔柳約獨謹賦輸率先程督進秩一等  
又詔約郡當兵衝而能不辭難不避事益嚴列柵保綏  
一方朕甚嘉之其以約充集英殿修撰召入對獎勞再  
三擢權戶部侍郎約於是感激盡言凡例外宣索皆執

奏不進論吳玠等罪未正非所以厲臣節諸大將提兵  
入覲各名其家將有尾大不掉之患皆人不敢言者又  
言軍興科需百出望官戶名田過制者與編戶均一科  
敷請增諸路酒錢其半令提刑司樁管以備軍費皆從  
之會高麗請修貢議遣使報聘上顧廷臣無出約右加  
試戶部侍郎充其選且將大用當路忌之諷言者誣以  
事罷為提舉太平觀居七年復秘閣修撰金人歸侵疆  
起知蔡州被命而往一無顧避既而金人渝平傳檄河

南守臣皆舉城降約獨遣使數輩於武昌得報而後返  
未幾以敷文閣待制食祠祿十有五年卒贈四官約天  
性至孝母病甚泣禱于天願損壽以益親壽母尋愈約  
竟先母兩月卒

李舜臣字子思隆州井研人生四年知讀書八歲能屬  
文少長通古今推迹興廢洞見根本慨然有志於天下  
紹興末張浚視師江淮舜臣應詔上書言乘輿不出無  
以定大計宜徙幸武昌又謂江東六朝皆嘗取勝北方



不肯乘機爭天下宜為今日監著江東勝後之鑑十篇  
上之中乾道二年進士第時朝廷既罷兵而為相者益  
不厭天下望舜臣對策論金人世讐無可和之義宰輔  
大臣不當以奉行文字為職業考官惡焉絀下第調邛  
州安仁縣主簿歲大侵饑民千百持鉏棘大呼響震邑  
市令懼閉門舜臣曰此非盜也何懼為亟出慰勞遣之  
教授成都府時虞允文撫師關上辟寘幕府用舉者改  
宣教郎知饒州德興縣專尚風化民有母子昆弟之訟

連年不決為陳慈孝友恭之道遂為母子兄弟如初間  
詣學講說邑士皆稱蜀先生罷百姓預貸償前官積逋  
踰三萬緡民病差役舜臣勸糾諸鄉以稅數低昂定役  
期久近為義役期年役成民大便利銀坑罷雖久小戶  
猶敷銀本錢官為償之天申大禮助賞及軍器所需皆  
不以煩民幹辦諸司審計司遷宗正寺主簿重修裕陵  
玉牒當曾布呂惠卿初用必謹書或謂非執政除免格  
不應書舜臣曰治忽所關何可拘常法他所筆削類此

尤邃於易嘗曰易起於畫理事象數皆因畫以見舍畫而論非易也畫從中起乾坤中畫為誠敬坎離中畫為誠明著本傳三十三篇朱熹晚歲每為學者稱之所著書羣經義八卷書小傳四卷文集三十卷家塾編次論語五卷鏤玉餘功錄二卷子心傳道傳性傳以性傳官二府贈太師追封崇國公

孫逢吉字從之吉州龍泉人也隆興元年進士第授郴州司戶乾道七年太常黃鈞薦於丞相虞允文梁克家

將處以學官逢吉竟就常德教授以歸李燾劉珙鄭伯  
熊劉煇相繼薦之知萍鄉縣以治最聞除諸軍審計司  
國子博士遷司農寺丞兼實錄院檢討官紹熙元年遷  
祕書郎兼皇子嘉王府直講二年春二月雷雪之沴交  
作詔求直言疏八事去蔽諛親講讀伸論駁崇氣節省  
用度惜名器拔材武飭戎備擢為右正言建言都城之  
民安居憚徙宗戚營繕寢廣每建一第撤民居數百咨  
怨者多時親王方更造樓觀未已聞之亟令罷役浙漕

沈訖見逢吉謝曰非正言漕計殆不可支初工部侍郎兼知臨安府潘景珪結貴倖以進司諫鄧驛屢數其罪景珪反以計傾之除驛匠監逢吉曰優遷其官而罷言職後來者且以言為戒兩疏乞收驛新命不報併劾景珪脅持臺諫蔑視朝綱景珪遂罷在諫垣七十日章二十上詞旨剴切皆人所難言者改國子司業求去為湖南提刑以祕書監召兼吏部侍郎俄為孝宗攢宮按行使朱熹在經筵持論切直小人共不便潛激上怒中批

與祠劉光祖與逢吉同在講筵吏請曰今日某侍郎輪講以疾告孫侍郎居次請代之逢吉曰常所講論語今安得即有講義已而問某侍郎講義安在取觀之則講詩權輿篇刺康公與賢者有始而無終與逐朱熹事相類逢吉欣然代之講因於上前爭論甚苦上曰朱熹言多不可用逢吉曰熹議祧廟與臣不合他所言皆正未見其不可用寢失上意會彭龜年論韓侂冑專僭出補郡逢吉入疏曰道德崇重陛下所敬禮者無若朱熹志

節端亮陛下所委信者無若彭龜年熹既以論侂冑去  
龜年復以論侂冑絀臣恐賢者皆無固志陛下所用皆  
庸鄙儉薄之徒何以立國侂冑見而惡之丞相趙汝愚  
既罷侂冑專國一日從臣扈從重華宮上行禮畢駕興  
扈從者出宮門上馬忽傳呼侂冑至扈從者却入歛板  
甚恭逢吉曰既出復入揖臣子事君父之禮當如是耶  
不揖而去會部中會食吏密報優人王喜除閣職逢吉  
即言於上前效朱侍講進趨以儒為戲者豈可令汙閣

職即抗疏力爭之同列密以告侂冑時王喜之命實未  
出遂以誣詆出知太平州丐祠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起知贛州已屬疾卒諡獻簡弟逢年逢辰皆有文學行  
義時稱孫氏三龍

章穎字茂獻臨江軍人以兼經中鄉薦孝宗嗣服下詔  
求言穎為萬言書附驛以聞禮部奏名第一孝宗稱其  
文似陸贄調道州教授作周敦頤祠會宜章寇為亂郡  
僚相繼引去穎獨留寇平郡守以功入為郎奏穎有協



贊之功可大用乃召對除太學錄禮部正奏第一人初  
任郎召對者自穎始時樞密都承旨王抃以言者奉外  
祠穎復言其風金使過求欲已任調護以為功孝宗謂  
其言大訐久之不遷及奏考試官孝宗曰章穎可乃知  
上猶記其讜論也頃之遷太學博士丁內艱服闋添差  
通判贛州除太常博士御史中丞何澹聞繼母訃引不  
逮事之文穎定議解官澹猶未決去乞下侍從朝列集  
議太學諸生攻之曰朝廷專設奉常議禮之所由出也

今不從議禮所由出之地反以議禮不公而欲侍從朝  
列集議豈將啟逢迎希合而為苟留進身之計乎除左  
司諫時左相留正去右相葛邲當國穎論邲不足任大  
事凡二十餘疏從官議欲起除穎俾去言職庶可兩留  
光宗曰是好諫官何以遷之邲始出穎屢疏請上問安  
重華宮悉焚其藁寧宗即位除侍御史兼侍講尋權兵  
部侍郎韓侂冑用事穎侍經幃上曰諫官有言及趙汝  
愚者卿等謂何同列謾無可否穎奏言天地變遷人情

危疑加以敵人嫚侮國勢未安未可容易進退大臣願  
降詔宣諭汝愚無聽其去不報奏請待罪與郡御史劾  
頴阿黨罷太學生周端朝等六人伏闕辨汝愚被誣且  
謂章頴言發於忠首遭斥逐端朝等皆被罪自是黨論  
遂起矣頴家居久之起知衢州侍御史林行可劾罷之  
尋知贛州御史王益祥復劾寢其命再祠需次知建寧  
府侂冑誅除集英殿修撰累遷刑部侍郎兼侍講對延  
和殿上歎曰卿為權臣沮抑甚久頴乞修改甲寅龍飛

事迹誣筆除吏部侍郎尋遷禮部尚書升侍讀詔頴以  
紹熙慶元譙令憲玉牒辨誣余端禮趙彥逾甲寅龍飛  
記及趙汝愚當時所記事考訂削誣從實上之丐去奉  
祠以嘉定十一年卒年七十八頴操履端直生平風節  
不為窮達所移雖仕多偃蹇而清議與之方黨論之興  
朱熹遺以書畧曰世道反覆已足流涕而握其事者怒  
猶未已未知終安所至極耶然宗社有靈公論未泯異  
日必有任是責者非公吾誰望耶贈光祿大夫謚文肅

商飛卿字翬仲台州臨海人淳熙初由太學登進士第

任無為軍教授累官至工部郎官時韓侂胄柄國氣焰薰灼飛卿既至未嘗輒一造請踰月即丐去提舉福建路常平茶鹽事擢監察御史以言事迂侂胄罷為奉常請外以秘閣修撰為荆湖南路轉運判官後改司農卿總領江東淮西軍馬錢糧金陵故有帥漕治所合戎騎二帥留鑰內侍號六司宴飲餽遺費動萬計飛卿以身率儉節縮浮苛糧饟時歛散稍稍以裕聞開禧中就擢

戶部侍郎侂冑將舉師嘗問餉計豐約飛卿以實告比  
調遣浩繁不克支屬有旨俾飛卿軍前傳宣撫勞值金  
兵大至幾不免以憂卒

劉穎字公實衢州西安人紹興二十七年進士調漂陽  
主簿時張浚留守建康金師初退府索民租未入者穎  
白浚言師旅之後宜先撫摩當盡蠲逋賦浚喜即奏閣  
免由是知名遣其子栻與游教授全州改官知鉛山縣  
以外艱去再知常熟縣簽判潭州王佐為帥負其能盛

氣以臨僚吏穎約以中道多屈而改為及陳峒反所擒賊多穎計策帥上其功曰簽判宜居臣上召監進奏院進太常寺主簿遷承兼兵部郎官提舉浙西常平茶鹽還澱水湖以泄吳松江一水禁民侵築毋使逼塞大流民田賴之就遷提刑以洗冤澤物為任間詣獄察不應繫者縱遣之御史以介僻劾罷除江西運判江州德化縣田逃徙大半守乞蠲稅不報穎以見種之稅均於荒萊民願耕者第減之上供自若而逃田盡復除直秘閣

淮東轉運副使初水敗楚州城修補未竟劉超欲移築  
穎因接伴金國使人對言國家何苦捐百萬緡為軍帥  
幸賞地邪光宗從之除戶部郎中淮東總領務場以額  
鈔抵賞陰耗餉計二十年無知此弊者穎究覈得之以  
所賣數論賞而總餉增羨遷司農少卿淮西總領前主  
計者請自為都釀抱淨息而利贏餘其後稍虧反以大  
軍錢佐之邀糴江淮回易如負販狀穎以為失王人之  
體遂罷之內府宣限既迫每移供軍錢以應歲輸穎蒐



吏弊汰冗員分月綱解自是不復那移尋除直寶謨閣  
江東運副知平江府皆未行除宗正少卿遷起居郎兼  
實錄院檢討官權戶部侍郎升同修撰以疾丐祠提舉  
興國宮除集英殿修撰知寧國府改知紹興府未幾知  
平江府徑歸提舉興國宮起知泉州升華文閣待制請  
興國祠以歸興國祠滿除敷文閣待制致仕嘉定改元  
召赴行在落致仕除刑部侍郎辭進龍圖閣待制知婺  
州請老以寶謨閣直學士致仕六年卒于家年七十八

贈光祿大夫在孝宗朝人臣爭承意自獻穎奏今日之  
失在輕聽人言昔之施為今復棄置大損盛德孝宗嘉  
納之光宗時論人主難克而易流者四曰逸豫無節賜  
予無度儒臣易疎近倖易昵寧宗時學禁初起黨論日  
興穎奏願陛下御之以道容之以德不然元祐宗觀之  
事可鑒也其言皆切中於時自浙西請外凡徙麾節十  
餘年有以淹速訊之穎笑曰吾所欲也其在從班日韓  
侂冑舊與周旋無間方居中用事而穎謝絕之常言士

以不辱身為重其為少宗正而丞相趙汝愚適歸相遇於廢寺泥雨不能伸足但僧牀立語曰寄謝余叅政某雖去而人才猶在朝廷幸善待之頴曰相公人才即叅政人才也使果賢叅政之責非宰相之憂也余叅政端禮也余繼相卒於善類多所全佑頴之助云

徐邦憲字文子婺州義烏人幼穎悟從陳傅良究名物義理以通史傳百家之書紹熙四年試禮部第一人登進士第三遷為秘書郎韓侂冑開兵端同惡附和無敢

先發一語議其非者邦憲獨首言之丐外知處州陞辭  
力諫用兵不可太驟再歲召還言求名義以息兵莫若  
因建儲而肆赦借殊常之恩為弭兵之名因行赦宥大  
需德澤東委宣諭西委宣撫洗弄兵之咎省戍邊之師  
發倉粟以賑餓殍及農時而復民業如此則建儲之義  
正與息兵相為表裏也又上侂冑書侂冑惡其言嗾御  
史徐枬擊之錮秩罷祠未幾復官除江西憲改江東漕  
以戶部郎為淮西總領侂冑已誅尚書倪思舉邦憲自

代召對上言今日更化未可與紹興乙亥同論秦檜專  
權天下猶可以緝理今侂冑專權天下敗壞盡矣除尚  
右郎兼太子侍講除左司為金賀正使接伴除宗正少  
卿回權工部侍郎知臨安府丐祠知江州奏乞郡得節  
制屯戍兵至郡疾以寶謨閣待制致仕卒于官年五十  
七謚文肅

論曰汪若海柳約仕於南渡播遷之時其志將以尊君  
父故讀其謄書而悲之張運李舜臣職舉事修遺愛在

民孫逢吉章穎辨正人之非邪正學之非偽君子哉商  
飛卿劉穎徐邦憲皆有立於權臣柄國之日卓乎不為  
勢利所移故能爾耶

宋史卷四百四

謹案卷四百三第三頁後五行光化守潘景伯刊

本光化訛化光據地理志改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蕭九成

謄錄監生臣王元勛